

寻找人类
——里尔世界公民大会随笔

[法]于 硕

初冬。法国北方老城,里尔。性急的人们,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月,就已把大大小小的广场装点得火树银花、晶莹绚丽。先迎来的是全球各地讲着各种语言、肤色不同、携带各自文化礼物的“圣诞老人”们——即将在这里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的与会人员。2001年12月上旬,他们成为该市的普通公民。

里尔,意为低地之岛,佛拉芒低湿的陆地上干燥的一角。或许是历史的随意,1888年曾在这里第一次唱响了雄壮的“国际歌”,这一次,第一届公民大会又在岛上竖起了新的象征旗帜:地球家园,人类乡亲!①

从诗情空间到现实世界

与会者之一的中国作家张炜在他的《责任、理性和浪漫》一文中写到他童话般的梦幻感:“其实整个会议就是一种梦想。”另一位与会者,陈彦博士在他的述评文章中,指出会议的乌托邦色彩。乌托邦并非只意味着空想出一套尽善尽美的社会改革方案,“乌托邦更是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对现实社会沉疴的批判”。此次会议的乌托邦性质体现在“会议内容的前瞻性和组织者思路的超越性”,反映了“与会者对世界前景的真切担忧和对当今社会危机的深刻反省。”乌托邦的渴望反叛着现实世界的消极力量。

① 世界公民大会是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世界的联盟十五年运动的总结;《地球祖国》一书(Terre-Partie)是其精神来源之一。该书作者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与自然科学评论家安娜·B·凯恩。该书笔意纵横,从生物人、心理人和社会人的统一到各文明历史的相互融合以及人类与地球的息息相关,提出地球是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国的思想。该书中译为马胜利,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里尔于是就成为这样一处想像的乌托邦。想像定然是诗情的,激动或迷惘,异样的快感却不可言喻,与司空见惯分离,进入陌生,并因此惴惴不宁,并因此自由甚至放纵……诗性的空间与现实的反差,会造成震荡,带来清新,会唤醒真性情。开幕式上,当和平鼓队的各国少年们擂起激昂而深沉的非洲鼓,和谐的节奏使人们为之震撼,许多人热泪盈眶。联盟运动与公民大会的设计师之一,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姆后来说他很激动,“多元的世界自愿走到一起,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可谓梦想成真。”中国与与会者呢?昨天还在万里之外,习惯于另一个空间的氛围与节拍,这些为发展而亢奋的企业家,这些慎言的地方官,这些务实的普通人,这些忧心的农民和这些郁闷的读书人、艺术家,他们怎么能不在时空的、符号的、仪式的、人际的高速切换中体验诗情空间的激荡冲动!以不使用形容词为时尚的大陆文人会说:“那场面好庄严呢。”

乌托邦而不失于浮泛空洞或深奥难解,在于大会讨论的是各自思考最多的现实问题。而在全世界纪元的今天,如同卡兰姆所感慨的:“所有世界上的变化,都触及每个个体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存质量、思维方式、人际关系、教育内容、意识信仰……哪个个体的问题会不是全球问题?”9.11恐怖事件后,在中国,在一些人民族主义的窃喜中,相与伴随的是可能遭到同样攻击的恐惧感,广州商业大厦的防爆疏散演习,上海亚银会议的森严壁垒都是证明。

“疯狂智人”(homo sapiens)在高度发展着自己的技术能力的同时,却不可逆地破坏着其生存所在的地球。合理化没有消除经济的紊乱和贫富分化,也控制不了人口的增减,更没有消除频仍的战争。高度的文明造成对人类自身控制能力的失调,因而产生着新的野蛮、贫困与非人道。

尽管各社会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现实问题:人类生存的危机。它的诗情空间的渴望是: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而它的实践期待:产生一个有价值共识的广为遵循的地球宪章。